

編輯報告

△文學和其他各門學問一樣，有其多元性，因此，我們用稿首重撰稿者的誠意、見地，再兼及文字說理的周延，力避壟斷批評，更忌攻擊人身。所以，本刊第83期刊載了肯定夏志清先生的學術成就與地位的文章——黃維樑先生撰「文學博士夏志清」，這一期則容納了對夏氏的批判文字——鄭振寰先生撰「從哲學方法看文學批評」。

△「模式」的問題，常在經濟、政治的討論中被提出，做為援引外國經驗，改善國內現狀的參考。然而，國情不同、文化互異，「模式」的應用有其侷限與偏差。同樣地，拿外國的文學理論、藝術思潮，套進我們的作品裏，做為文學批評的標準，也容易流於偏頗。本期高天生先生的「模子的認知與思省」，即從葉維廉的寓言說起，探討國內此一「削足適履」的文學批評現象。

△我國文學作品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，固然值得欣慰，但正如前面所說，中外文化背景互異，把我國的文學作品當做解剖對象，各以其文化觀念為刀，加以剖析，有時難免斷傷作品。基於此，對於國際性的漢學研究內容，我們實有加以辨析的必要。本期所刊研究紅樓夢多年的劉廣定先生大文「『國際紅樓夢研討會』淺評」，即針對六月裏聯合報、中國時報副刊所載「國際紅樓夢研討會」部份論文及提要，提出其見解，頗值喜愛「紅樓夢」的讀者參考。

△理念的探討固然洋溢著學術的芬芳，感性的流露亦足以洗滌心靈，兩者原是相輔而行，不可偏廢的。本期除了一本往昔，真摯地探討某些嚴肅的課題之外，並選登兩篇晶瑩可喜的短文——丘秀芷女士的「新·舊與永恒——讀『中國近代作家與作品』有感」，及郭明福先生的「有情世界——淺介『親親』」，供讀者消暑。